

两汉时期合浦一直是郡治所在

韩湖初

关于合浦郡治，有一种说法：西汉置郡时设在徐闻，至东汉时移治合浦。如《大清一统志》、《廉州府志》，至今一些文章和《合浦县志》、《北海市志》亦从其说。此说最关键的证据是：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把徐闻列为合浦郡所辖五县之首，而到了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则明确说本志“凡县名先书者，郡所治也”，并把合浦县列为本郡之首，肯定为郡治。于是论者便以《后汉书》的体例，推论《汉书》既然把徐闻列为首县，便应是郡治。徐闻学者还举出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载岭南七郡中除合浦外其它六郡均以首县为郡治作为证据，结论是首县徐闻不应例外。^①

从史料可以看出，《汉书》虽把徐闻列为首县，但不同于《后汉书》明确说首县为郡治，也没有说徐闻就是郡治。你可以由此推测徐闻可能是郡治，但不能据此就下结论说徐闻就是郡治。《汉书》不但没有说徐闻是郡治，而且也没有郡治改动的记载。《旧唐书》明知岭南七郡中有六郡首县为郡治，可它不但不说徐闻是郡治，反而在徐闻（唐代徐闻县即今徐闻县）条只说：“汉县名”。如果汉时徐闻确为郡治，在数十字的介绍中自然不会遗漏，可见它“心中有数”：认为徐闻并非郡治。笔者读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序中有一段文字足证合浦自置郡起一直是郡治。其云：“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，及《春秋》、三史会同征伐地名，以为《郡国志》。”就是说，从秦至三国时期（尤其东汉）以来，有关郡、县的设置和改动，该志都是有记载的。如丹阳郡注明“秦鄣郡，武帝更名”，“建安十三年孙权分新都郡”；会稽郡注明“秦置。本治吴，立郡吴，乃移山阴”；犍为郡则注明“武帝置”、“刘璋分立江阳郡”；鲁国郡注明“秦薛郡，高后改。本属徐州，光武改属豫州”；张掖郡注明“武帝置”、“献帝分治西郡”，等等。该书对岭南诸郡（含合浦）并没有郡治改动的记载。可见两汉时合浦一直就是该郡的郡治。从《后汉书》的记载来看，郡治名称的改动较多，而地点改动的情况较少。这说明郡治的设置和建设需要条件和时间，并非随意而为。

如从文献记载，郡治条件和汉墓及其出土文物等方面把合浦与徐闻仔细比较分析，问题更为清楚。广西博物馆的蒋廷瑜、彭书琳对此有详细论述，相当有说服力。

蒋、彭指出：已有雷坚等当代学者引述多种文献，证明两汉时合浦一直为郡治。如：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称郁水“南出交州合浦郡，治合浦县，汉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”。又如唐人杜佑的《通典》称廉州（今合浦县城）为：“秦象郡地，汉置合浦郡，后汉同”；而称雷州（今雷州半岛，含徐闻）为：“秦象郡地，二汉以后并属合浦郡地”。称廉州为“汉置合浦郡”，可以理解为它本身为郡治所在；雷州则称为“并属合浦郡地”，即它并非郡治所在，故与合浦有“属（于）”的关系。再如宋人王象之的《舆地纪胜》廉州条称：“汉平南越置合浦郡，今州即合浦郡理（治）也。”合浦县条在称：“倚郭，本汉合浦郡”。上述三者都是时间较早的权威性较强的文献，足以为据。考之文献，“在两汉期间，没有发现合浦郡治有改动的记载”^②笔者可再举：如唐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》徐闻县条载“本汉县名”，并没有说曾为汉郡治；又如明万历《雷州府志》卷八《建置志》载：“徐闻县城，汉元鼎置，县海滨讨网村。”置县与置郡同时，如为郡治也应同时记载。又《徐闻县志》称“东汉建武中伏波将军始筑徐闻城”^③，既然西汉时连起码的城墙都没有，又怎为郡治？

其次，是否具备成为郡治的条件，才是问题的关键。如果从各方面考察，合浦的条件要远胜徐闻。从地理位置看，徐闻和合浦都是汉朝海外贸易繁荣的北部湾的重要港口，同属汉朝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。徐闻位于北部湾北部沿岸之东、雷州半岛之南，地扼琼州海峡，是通往海南岛的桥头堡。合浦则位于北部湾北部沿岸的中心，东连广信（封开）、番禺（广州），西控交趾（今越南一带，汉时属我国版图）。从对海南岛的控制来说，徐闻要比合浦重要，但从对交趾等地的控制来说，合浦无疑比徐闻直接和重要。汉朝对交趾的用兵，均以合浦为军事重镇和基地。由于两汉时海南岛尚在开发阶段（设郡后两次罢弃），而交趾一带早已成为当时汉朝海上贸易繁荣和经济发展的地区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

西汉后期岭南七郡的人口数，交趾（746237）排第一；番禺（广州）所在的南海郡（94253）排第三，仅约为其 1/8；合浦（78980）排第四，约 1/10。从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，徐闻没有内陆河流作为依托，土地贫瘠干旱，且每年多遭台风袭击，由于港湾开阔，难避其害。而合浦处南流江入海口，有渔盐之利，地势北高南低，是一个天然良港。南流江全长 250 公里，流域 9545 平方公里。两岸为肥沃的冲积平原，是良好的稻作农业区，汉时不但种桑养蚕缫丝，而且以盛产珍珠闻名，沿海有多处天然珠池，是汉代岭南主要的珍珠产地，采珠业和商业贸易十分发达。由于秦始皇开通了灵渠，合浦通过南流江——北流江——桂江——灵渠——湘江（亦称“湘桂走廊”），北与长江流域和中原沟通，南达东南亚和印度洋，成了汉帝国重要的对外海上贸易的枢纽，其地位也就比徐闻重要。徐闻尽管也南通东南亚和印度洋，但一是它与长江中游和中原的联系不如合浦密切，二是由于当时受技术水平限制，航海须沿岸航行，如从徐闻启航出洋，还是须经合浦。因此，从整个国家的格局和军事战略地位来看，合浦的条件无疑胜于徐闻，“应是古代滨海地区政治中心的首选之区”^④。

再看两地汉墓及其出土文物。在徐闻境内的雷州半岛南端、西濒北部湾的狭长地带，发现汉代一定数量的遗址、墓葬。经专家考察，认定应是汉时古徐闻所在。即使如此，“考虑到这个地区自然条件较差，又无内河可行驶，陆路也较困难，很难想像汉代（合浦）郡治会设在这里”，“不存在西汉设郡的迹象”^⑤。至今徐闻发现和发掘的汉墓不过 200 多座，而合浦县城一直在廉州镇，其附近有封土可数的汉墓就有 1056 座，连地表下的估计共有 6000 多座。徐闻汉墓全不见封土，无碑刻，均为中、小型墓，至今没有发现大型汉墓；墓主多为平民，有的虽非平民，亦非大官大贾；随葬品不奢侈。而合浦有不少相当郡守一级官吏的大型汉墓。如已发掘的望牛岭 1 号汉墓，其墓道全长 25.8 米、最宽处 14 米、深 8.8 米，为徐闻最大的那润东坡汉墓（迄今粤西发现的最大的汉墓）的 6 至 8 倍（那润汉墓墓道全长 4.63 米、宽 1.6 米、通高 1.71 米）。所出土陶提桶内壁书“九真府”，推测墓主曾任九真郡太守。又如堂排 2 号汉墓、黄坭岗西汉墓、风门岭东

汉砖室墓，“这些墓都可能是郡守一级的官吏的墓”^⑥。如果连尚未发掘的，合浦大型汉墓恐怕少则数十，多则有数百。可见其数量之多、规模之大，实属罕见！而且出土文物之丰富、档次之高，亦为徐闻远远不及。据笔者粗略统计，徐闻汉墓总计出土陶器、陶珠、铁器、铜器、五铢钱、珠饰、肩石斧文物等不足 600 件（其中珠饰 308 颗，占了半数），其中有一批海外舶来的琥珀珠、玛瑙珠、水晶珠、琉璃珠等。^⑦而合浦汉墓出土的文物，望牛岭 1 号汉墓为 245 件，堂排汉墓为 230 件，风门岭汉墓近 200 件，金器、银器、铜器、漆器、陶器、铁器、玉石、琉璃、水晶、玛瑙配饰等，应有尽有。徐闻至今尚未出土有金器，仅有银饰 4 件，而合浦则有不少金银器，如金戒指、金手镯、龙首金带钩、金饼、金球、金珠等。合浦又出土大量引人注目的篆刻花纹铜器，其中的铜凤灯、铜魁、三足盘等作为中国出土文物精品曾在亚、欧、拉美等洲展出，铜凤灯还被选为展览会的会标。望牛岭汉墓出土的铜凤灯、鸭首铜方匣入刊范文澜著《中国通史》第二册（1978 年版）图版。综观两地汉墓及其文物，徐闻汉墓作为汉代海丝路的最早始发港的见证，是可以的，但要是作为西汉时合浦郡的郡治，那就只有合浦才当之无愧了。

注释：

①湛江市博物馆阮应祺：《南海丝绸之路航线上雷州半岛主港概述》，《岭南文史》2002 年第 4 期，84~85 页。

②④⑤⑥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蒋廷瑜、彭书琳：《汉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的几个问题》，该文为提交 2001 年广东省组织的“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”的论文，见《“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”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（《岭南文史》2002 年第 4 期，以下简称为《集》）104~109 页。

③转引自吴凯：《试谈徐闻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军事斗争与地位》，见《集》77 页。

⑦据徐闻文化局邓开朝 吴凯：《徐闻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的发现和研究》，《集》70~75 页。